

■ 新作聚焦

阿舍长篇小说《阿娜河畔》：书写农垦人30年的坚守与开拓

□戴瑶琴

在阿舍的小说《阿娜河畔》中，明双全一家见证了茂盛农场的变迁。他的到来和离开，主导着一个家族的落地、率领一群人的扎根。明家是山东移民，阿娜河畔即将见证一项由外来者协同成就的伟大事业。小说细述明家三代人以不同方式参与戈壁建设的过程，明双全务农、明中启任教、石昭美行医、明平安经商、明珠学农、明丽从业财经。阿舍以明家为基点，从农医教等多层面呈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史。小说中的明双全和明珠形成呼应，喻示着农垦人从土地出发又回归土地的命运。

塔里木河是阿娜河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阿娜的维吾尔语含义是母亲，它迎接四面八方的青年人汇集新疆屯垦戍边。他们保留自身携带的地方文化，一方面追求个体自身的理想，一方推动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小说《阿娜河畔》有两个亮点。一是表达了农垦人与时代始终同步。建设者明知外面世界的精彩，却从不怨自艾，保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主动追踪最新的技术、最好的教育、最优的经营理念，石昭美自学成为一名医生，明中启主持一次次教改，明双全认同被新人取代。因此，茂盛农场有条件有准备地应对危机和把握机遇。二是作品妥当地处理了个性和共性的关系，生动刻画湖南人、山东人、上海人、四川人、新疆人，如何逐步转化为拥有一个共同身份，即兵团人、农场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造出新质文化，它既是地域文化的集合，又是中华文化的合力，阿舍打造出中国故事的新典型，在当代文学里，阿娜河畔的兵团岁月成为独特的文学经验。

小说从现实与日常两端回溯历史，将传统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写作从宏大创业史中卸力，转而深耕质朴的情感书写。作者记录三批“生产大军”分别从外来户变为本地人的过程，见证戈壁的日新月异。明中启，明家唯一没有生在阿娜河畔出生的孩子，却成为最坚定的农场守护者，他从父辈经历中明白人生意义，“命运就是时间、风、尘暴和四季，命运没有公平不公平和对错，也没有确定的方向和目标，命运就是自然本身”。茂盛农场被夺走又回归，具体到知识、爱情、家庭、事业，所有人的得失是平衡的。以成信秀为例，她申请援疆，是初代知识分子代表，先后遭遇失家、断臂、丧夫，屡陷绝境也屡获劳动者无私帮扶。

很多长篇小说采取迂回策略描写爱情，而这部作品直接写“我爱”。明家是主线，石家是重要支线，石昭美处于两个家族的连接点。明中启、石昭美、楼文君与成信秀、石永青、许安然，两组情感故事联动且形成对比，共同诠释爱情、信仰和责任，尤其是明中启与楼文君，后者两次婚姻都刻意绕开对其一心一意的中启，皆情定上海同乡。小说没有武断地从薄情趋利的道德判断定性其选择，相反表达了对其行为的理解和尊重。应该说，这段爱情是作品里份量特别重的部分，它需要调度和明家和石家、介入明中启的个人成长，刺穿石昭美的婚姻，更是折射一代上海知青的命运。“一个人不必非得热爱自己的故乡，一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未来与前程，明中启当然清楚其中复杂的情感因素，以及掺杂的现实利益。”来回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抉择。明中启从不责怪楼文君，他确定后者的屡次舍弃感到失落，然而坚守纯粹的爱已成其信念。小说揭示了另一重秘而不宣的真相。明中启尝试以知识去弥合自己与“知识



《阿娜河畔》，阿舍著，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9月

小说从现实与日常两端回溯历史，将传统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写作从宏大创业史中卸力，转而深耕质朴的情感书写。文字令新疆遥远的过去苏醒，也同时催动了蛰伏于阿娜河畔的理想主义与乐观主义，这既是久违的人民创业史，又是新时代的一次创作攀登。

青年”的距离，虽始终求知上进，但实际上承自母亲李秀琴与老师尤汪洋，他所接受的传统与现代教育是民间的、个人的、碎片的，眼界被限定于区域化(农场化)。基于历史语境和情感，“上海知青”的核心并不落于“知识”，而在其背后的环境与阶层，楼文君对“茂盛”没有归属感，“落地”初始，管一歌失踪事件就加深其对农场日子的疑虑，获得小学教职后，她事实上脱离了农垦生活。明中启一直在忽略她与土地的根本断裂，情动指向行动，上海左右着文君的情感，城市磁场消解其爱情内驱力，因此中启一切的真情感留必然是无效的。明中启的爱，只能在戈壁蓬勃生长，移植至城市会遭遇水土不服。如果一同回沪，楼文君的前路尚且一片茫然，何况明中启呢？

三百平方公里的农场，接纳他乡客且扶植本土新人。小说强化对戈壁教育的描写，它以一所学校、三位老师、一群孩子，聚焦基础教育，塑造明中启这一乡村教师典型，作品强调教育普及是新疆建设中的宝贵财富。1957年，只有14个娃娃的茂盛农场子弟小学成立。历任教师尤汪洋、明中启、楼文君，及编外人士李秀琴，都竭力为孩子们创设改变命运的条件。“真正的老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和讲解能力，还要有非同一般的耐心和奉献精神，不仅要让学生掌握知识，还要关怀他们的心灵。”尤汪洋的话，成为明中启一生的工作指南。由农场培养的“头茬娃娃”，在明知城市机遇更好的情况下，依然留在这里。

阿舍精准描绘故乡的30年之变。她并非将务农进行概念化悬置，而是扎实写下创业的步履、举措和细节。改革概念通文，农垦人拥有不容置疑的赤诚，有时有效，有时莽撞，但他们永远保持主动出击。创作者明双全的梦想即为集体心声，“到处都是绿油油金灿灿的庄稼地，果园里的果实压弯了枝头，一筐筐的水果甜得当蜜吃，瓜田里的哈

密瓜、西瓜不要钱分给职工，牛奶当水喝，食堂里天天磨豆腐、油炸条、宰猪煮鱼，灰土掩盖脚的马路上铺上沥青，又平又直，黑油油的，一直伸向戈壁滩的尽头……”改革创新彰显着三代人的实干精神，茂盛农场的发展不是改革和奋斗的简单相加，而是两者的集力共建。

文字令新疆遥远的过去苏醒，也同时催动了蛰伏于阿娜河畔的理想主义与乐观主义，这既是久违的人民创业史，又是新时代的一次创作攀登。即使农场面临整体搬迁，可茂盛只是个名字，农场是永恒故乡，不管它如何变化，都像从前一样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不会消失，也不可能消失。“上海/新疆、城市/乡村、旧人/新人的差异横亘在建设者之间，但农场从未排斥过谁，反倒是人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对其亲近或疏离。它以最原始的形态和最朴拙的情感向世界及人敞开，消化时代错误、人生厄运、自然惩罚。小说基本调性是求真向善，摆脱困厄循环，兵团人的传统是习惯为陌生人悲伤，而一再吞食自己的悲伤。阿舍虽设置了1957、1967、1977三个记忆旋阻，但她打开的那一刻是悄无声息的，阅读未被节点打断，由时间之流驱动着径直向前。明中启对妻子石昭美说：“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急着朝前赶，但是，也总是会有留下来守护一方天地的人。”阿舍用这部作品守护阿娜河畔的历史与文化，更重要的是守护五湖四海的建设者，曾飞扬于此的无怨无悔的青春梦。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LITERATURE SUMMIT PLAN FOR A NEW ERA

■ 关注

网络文学是文学苏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络文学生成发展初期，江苏籍网络文学大神辈出，江苏率先成立了网络作协。今天，网络文学转型升级，在新类型、新生代、新业态方面，江苏的网络文学仍然表现突出。不仅诸多著名网络文学作家新作迭出，在现实题材转型、IP转化、海外传播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新生的“90后”网络文学作家也开始崭露头角，受到广泛关注。在网络文学创作保持强劲的发展态势的同时，江苏的网络文学评论工作亦成为江苏网文发展的亮点，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和诸多网络文学评论家的评论在全国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

江苏籍网络文学作家的开拓与进取，令他们贡献了诸多首开先河式的网络文学作品。多年来的创作积累，让他们今天的写作更加成熟与多元。此外，驰骋网络的《橙红年代》《长乐里：盛世如我愿》、天下归元的《扶摇皇后》《山河盛宴》、我吃西红柿的《盘龙》《雪鹰领主》《宇宙职业选手》、任怨的《横刀立马》《仙道方程式》《元龙》、蓝色狮的《锦衣之下》《明月漫千山》、十四郎的《琉璃》《云崖不落花与雪》，这些颇受关注的网络文学作品在读者中不断掀起讨论热潮，有的还远播海外，收获了一大批海外粉丝。

这些作品覆盖玄幻、仙侠、都市、历史、古言、现实、网评等诸多类别分区，作品中闪耀的原创思想与叙事延展路径指引了类型范式的建立，诸多江苏网络文学作家也因此成为相应类型题材的代表性人物，他们持续在网络文学现场践行并深化类型创作的同时，也在寻求新的题材转向。忘语曾以《凡人修仙传》开创修仙小说中的“凡人流”，其中的“灵根”概念、“交易系统”设定等已成为这一类型中最为通用的、接受度最高的概念，近还创作了仙侠类作品《大主宰》；跳舞曾以《恶魔法则》为西方玄幻类型贡献了代表作品，近还延续都市题材的路径，推出了《稳住别浪》；无罪曾以《剑王朝》与《将夜》《雪中悍刀行》相呼应，使得“东方玄幻”这一类型“落地生根”，近还创作了仙侠类作品《波劫之王》；卓牧因凭借《韩警官》《朝阳警事》等作品成为现实主义写实派热潮的代表人物之一，近还创作了警务题材作品《滨江警事》；月关凭借《回到明朝当王爷》等代表作被誉为“历史架空小说第一人”，近还创作了历史类作品《莫若凌霄》；曾创作过《象臣》等超人气历史题材作品的更替，近还创作了历史军事类作品《将军好凶猛》；曾创作过《丞相不取玉》、近还创作了古言作品《心尖意》；曾开创了“兵王流”类型的傲无常，近还创作了玄幻类作品《保护我方族长》；雨魔自《取兽喜》开始，便以独特的“魔兽”系列在奇幻作品阵营中独树一帜，近年来转向创作现实题材作品《少年，1927》。

在初代网络文学苏军所开拓的文学版图之上，新生代网络文学苏军逐渐崛起。他们探索和尝试新的叙事方式和题材，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在内容题材、表现形式上的锐意革新，不仅反映了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新动向，也展现了江苏网络文学薪火相传、持续繁荣的一面。三九音域凭借都市类作品《我在精神病院学斩妖》，成为近年男频网络文学创作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纯洁滴小龙凭借《深夜书屋》被誉为“都市志怪第一人”；我最白凭借《全职术师》等“文娱三部曲”被称为“文娱文创造机”……顾天玺的《尖峰》《沉默之刃》、桑甜的《援外仁医》、本命红楼的《玉堂春图》承接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转向，作为新生代网络文学苏军，贡献出了不少经典佳作。女频网络文学方面，希行的《楚后》《洛九针》《君九龄》、童童的《冬有暖阳夏有糖》《洞庭茶师》、郁雨竹的《魏晋干饭人》表现不俗。此外，江苏网络文学作家近年来在科幻类型上不断深入挖掘，代表作如：会说话的肘子的《夜的命名术》《第一序列》、赖尔《赛博正义》等。

在“全版权运营”的产业化模式下，优质的网络文学内容是产业延伸的源头，影视、动漫、游戏等多种形态的产业下游开发都仰赖原创内容的活力，而转化效果出众的作品也将发挥集束效应，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符号。2015年，网络文学进入“IP元年”，江苏网络文学作家顾漫以网络单日播放量破三亿的IP改编剧《何以笙箫默》助推了IP改编热潮的序幕拉开，2023年，顾漫开始续写《骄阳似我(下)》。2023年，初代网络文学苏军的作品继续展现“长尾效应”，根据跳舞的《恶魔法则》改编的动画上线24小时内热度突破20000+，多人有声剧在喜马拉雅排名TOP9，评分高达9.2，点击收听量超3586万。既往的文学苏军持续创造新的网络文学现场热度的同时，新锐作家以富有创新性的内容为江苏网络文学产业注入活力。我吃西红柿的《沧元图》动漫改编被称作2023年网络文学最顶级改编潜力奖，同名有声剧登陆喜马拉雅平台后播放量超10亿。网生代苏军力量进入原创文学创作场域之后，文化生态变得更加活跃，富有青春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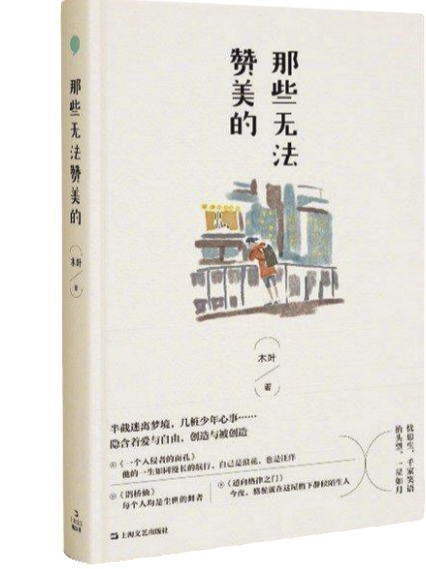
网文苏军在保持强劲发展态势的同时，网文评论工作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泛华文学网络文学金键盘奖、扬子江网络文学大赛等重要赛事在一定程度上为江苏的网络文学创作营造了积极热烈的氛围，鼓励网络文学作者在作品质量上勇攀高峰。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积极响应号召，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持续深入网络文学发展现场，以“行动化”的评论跟进网络文学作家和创作，及时关注、追踪、评论网络文学热点话题，参与网络文学各项评价、评奖和评论活动。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联合全国七大高校发起“网络文学青春榜”，参与网络文学发展现场，密切关注网络文学动向，聚焦各大网络平台，用高质量文学评论引导健康有序的网络文艺生态。而“扬子江网络文学最具IP潜力榜”这一特色活动的主旨则是在不唯月票、不唯流量的前提下，试图为IP产业提供一个“叫座又叫好”的先导，在品位和大众、学院和商业之间，努力建造一条通道。两大品牌活动贯穿网络文学在文化现场流转的环线，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以专业、精准的评论滋养着江苏的网络文学创作土壤。

江苏广阔的文学天空孕育了网络文学一代又一代耀眼的群星。在网络文学的前沿进行观察，迭代的网络文学苏军依旧是一个具有突出实力与审美表现的文学群体，不仅为文学苏军的传承与繁荣增添了更多活力，也为网络文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朝气蓬勃的一处风景。(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影响力和新锐潜力并举 创作与评论齐飞

——江苏网络文学新观察

□李玮



■ 第一感受

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学

——读木叶《那些无法赞美的》

□王辉城

叶。他是真诚的诗人，是敏锐的批评家，是不畏艰险的记者，是满怀理想的学生，是远离家乡的游子，等等。概括地说，呈现给我们的并非是个标签化、抽象的木叶，而是一个完整的、健全的、具体的人。

在《斯通纳》中，农学院学生斯通纳爱上文学，是不经意间旁听了文学院教授的课。在那一刻，文学像一道光，照进了斯通纳的生命。木叶能走上文学之路，其兄长的影响至深。“他特别喜欢以港台歌曲的调子即兴填词唱出来……那种懵懂的创作，懵懂的音律之美。”(《阿乙×木叶：自由即爱与被爱、创造与被创造》)可以说，其兄给予木叶最初的诗歌审美启蒙。

影响并不局限于启蒙。除了亲情之外，文学也是木叶与兄长沟通的桥梁。《致》也是写给兄长的家书，成文时间在1995年。彼时的木叶，远离故乡北京，在上海求学，遭遇到“在学校与家中，我判若两人”的境况，思乡之绪生焉。木叶倾诉之余，亦为其兄“增补”诗句。可见，诗文切磋是兄弟的日常生活中的常态。

似乎每个写作者都会有这么一个阶段，每写一篇文章，都急不可耐地发给亲朋好友。《一篇未定稿：关于柏桦，或夏天与汉风》便是最好的证明。此文能够重新“面世”，则有赖于朋友的存稿。这篇写于2006年4月的稿件，因木叶生活的变故，未完成即“遗失”。“2021年底，胡腾发来十几篇他所存我的文字，内有此稿。”可以想象，木叶与朋友当时的交流有多频繁与热烈。一段尘封的记忆，慢慢地被重新擦亮与唤醒。这是属于年轻人

的友情，纯粹、古典、烂漫，真诚地交换着彼此的文字与见解。

年轻的木叶笃信着文字的力量，笃信文字能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他奔走在文友之间，不知疲倦。他写文作诗，与朋友一起办刊物。与正规的杂志相比，自办刊物不能给木叶带来多少现实的利益。仅能得到的收获，或许只是能在小范围里发表自己的作品。而这，亦足矣。由性情相近之人组成的文学共同体，在为文学挥洒着热情与才情。

《命运》《天平上多余的一克》便是它的产物。前者是校园刊物《命运》的序言，后者则是自办刊物《空间》的序言。两篇都是具有宣言色彩的文章，带着强烈的冲击力。尤其是《命运》，学生时代的木叶宣称，“以艺术为主体力量，并特别注重艺术理论的建设，希望最为广阔地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社会生活，成为一个艺术的论坛，生活的论坛”。要达成此目标，则要摆脱“臭架子、小趣味、门户之见和不彻底性”，则要真诚，“求真，去也真诚，自我批评也要真诚；沉默要真诚，笑骂也要真诚；说话真诚，行动也真诚”，则要“深入浅出”，则要“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力求坚实”，则要“健康”。

木叶没有忘却学生时代的追求。应该说，他始终在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命运”的宣言。因此，在汶川地震时，我们看见他不畏艰险前往现场，进行诗歌创作时，则极力从古典诗歌中汲取营养，力求做到“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写作评论时，对作家、作品则真诚以待——不作廉价的赞

美，亦不作恶意的批评，更不吝于赞美。

最后，要讨论一下“健康”。《命运》所指的“健康”，可以简单地理解成“健康的生活，健康的创作”。这些似乎不难，实则不然。必须承认的是，作为个体，面对历史与时代潮流时，往往无法保持清醒与自我。许多作者在创作时，热衷于呈现恶、描绘丑恶，似乎觉得越丑恶，便越能体现人性的幽暗。从丑恶的角度去批判人性与社会，会让人产生“深刻”“真诚”“勇敢”的错觉。然而，没有悲悯心的批判，只是尖酸的刻薄；没有善的底色，恶只会沦为病态的展示。“普通人生活在不满足与渴望之中，这种不满与渴望是机械的，不断重复的，诗人也不过袒露自身，抨击社会，无力将美好挽留，更无力将美好实现。作为整体的民族和人类反抗并复制痛苦，没能真正认清‘幸福’，更无战胜‘幸福’。”这是木叶在《诗人与诗歌》所说的话。

日常生活由许多细小、琐碎的事物构成。困囿于日常生活的我们，常常会生长出不满与厌恶之心，生出逃离的欲望。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时刻。或者，我们干脆遮住双眼，假装苦难与糟糕并不存在。“万物赤裸，一些繁琐的事物锻造着生活/锻造。将锋利刺入世界。锋利。死/也是一种妥协，我点燃一支烟，重新思考”，这是序诗中的一句。原诗写于2009年，木叶于2023年5月作了修订。文字的力量，亦不只止于记录。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生活中邂逅“那些无法赞美的东西赞美的世界”。

(作者系上海批评家)

《那些无法赞美的》，木叶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7月

翻开木叶的新书《那些无法赞美的》，不禁有些愕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阅读下去，觉得难以归类。它的体裁是如此丰富而多样，入选的文字有诗歌、书信、随想、批评、序、对谈等。算上附录(《阿乙×木叶：自由即爱与被爱、创造与被创造》)，创作时间跨度近三十年。最早一篇书信，写于1995年，附录则完成于2019年。除了附录之外，其他文章则创作于1995至2008年之间，时间的跨度亦长达13年。这段时间，正是木叶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无怪乎，木叶在后记中感慨：“这似乎更像是我第一本书。”

显然，木叶不想被某个身份桎梏，如诗人、评论家、记者。新书所呈现的面目，并非是木叶的某个侧面，而是一个整体，是他与文学相处的过程。在木叶的笔下，文学远不止是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俨然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在岁月的长河里，文字是如何渗透到木叶的血液中、生活中？文字又是如何构建他的精神世界？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读到多面而整体的木



“文学苏军”新观察

文艺报 文艺报 文艺报